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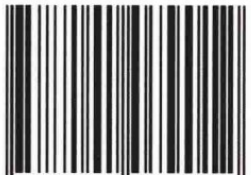
晏子春秋

汤化 译注

中华书局



ISBN 978-7-101-07901-2



9 787101 079012 >

定价：35.00元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汤化◎译注

晏子春秋

中华书局

前 言

晏子，名婴，字平仲，一说字仲，谥平，春秋后期齐国人。《史记·管晏列传》：“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夷维即今山东高密。晏子之父名晏弱，谥桓子，为齐卿。公元前556年晏弱卒，此后晏子继任齐卿。《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景公]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是岁，晏婴卒。”据此，则晏子卒于公元前500年，先后相齐灵公、庄公、景公三君，长达半个多世纪，其中主要在景公时。以当时齐国局势，大夫专权，田氏势强，景公以昏庸之君，能维持近六十年的统治，齐国还能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完全是依赖于晏子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辅佐。他的事迹或传说，除了这部《晏子春秋》外，在先秦两汉其他典籍如《左传》、《墨子》、《吕氏春秋》、《韩非子》、《荀子》、《列子》、《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说苑》、《新序》、《论衡》、《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中也有大量生动的记载，所以司马迁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晏子春秋》这部书，司马迁就看过。他在《史记·管晏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至其书，世多有之。”西汉成帝时，刘向奉旨领校“中秘书”，即对当时皇家内府的藏书进行整理。刘向校书，并作《叙录》，其中就有《晏子》。他在《晏子叙录》中说：“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

参校讎，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叙录》是刘向向皇帝汇报他校书情况的奏章，这里就是汇报了当时他所见到的《晏子春秋》的各种版本和他整理校定的过程和结果。从中可见，当时刘向所见到的关于晏子的书，就有多种版本，黄以周认为，所谓“中书”，当即皇家禁中秘书；所谓“外书”，即有别于“中书”的其他藏书。司马迁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汉太史所藏的五篇“太史书”。这些版本，篇章或多或少，内容文字或同或异。此外，可能还有许多散藏在私人手中尚未进入秘府而刘向所未见到的。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发掘出近五千枚西汉武帝时期的竹简，经专家整理，其中就有《晏子》十六章（一百零二枚竹简），这个本子是否也在刘向所见的“中外书三十篇”之列，不得而知。由此可见，此书至少在西汉初就已流传，司马迁“世多有之”之说是可信的。刘向的《叙录》由其子刘歆汇为《别录》，并在此基础上作《七略》；东汉班固以《七略》为蓝本，作《汉书·艺文志》，在其中“诸子略”的儒家类之首著录了这本书：“《晏子》八篇。”此后，历代目录学著作《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中兴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均有著录，书名均为“晏子春秋”，有的明言“晏婴撰”，有的不题撰人，卷（篇）数则或七或十二。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书名到底是《晏子》还是《晏子春秋》？共有几篇？属于哪一家？作者是谁？成书于什么时候？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前贤今人作了大量的研究，这里无暇备述，只能简要谈谈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启发下的一管之见。

先秦典籍的编撰成书，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由明确的一人或数人编写，然后杀青定稿、署名出版。战国之前，私人著述尚未形成风气，古书的形成，往往有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有些原始记录素材，积累渐多，逐渐流传，流传中有人略加整理润色，还会不断有所增加或丢失，如此

几经增损编订，逐渐形成，因此许多典籍难以确定编撰者。比如《论语》，在孔子生前，“时人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死后，再传弟子后学门人也还有许多间接记录，如此积累多了，慢慢汇集成书。有些书还由于流传途径、传授流派多种，会出现各种版本，到最后，各种版本逐渐汇集，才慢慢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晏子春秋》的形成，当亦如此。我国自古有史官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晏子作为一代名相，其言行齐国史官必有记录，民间也必然广为传颂，更有好事者踵事增华，“小说家者流”添枝加叶，所以书中所记，常有与史实不合之处，只是类似于后代的包拯、海瑞式的半是历史传记半是故事传说的东西，可当故事看，难作史料信。由于传播广泛，就可能甲地流传五十则，乙地流传八十则，而丙地则流传二百则，分别有人搜集汇编，于是就出现刘向所见到的各种版本。从其中的思想内容以及好对称、多排比等行文风格看，这些过程多半在战国时期。蒋伯潜说：“按此书非晏子自著，乃后人采其行事，记其言论，纂辑而成，其成书实在战国之世。”指的就是这些。但这些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书”。秦火之后，汉初废除“挟书律”，文禁开放，民间献书，各种私藏禁书重见天日，汇集到朝廷秘府，但版本纷繁简牍错乱，所以才有刘向校书之举。《晏子春秋》经刘向集其大成，校核修订，这才算是“成书”了。

如果上述情况大致无误的话，那么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关于作者，已如前论，至于有些著录称“晏婴撰”，这显然是不对的。书中始终称“晏子”、“景公”，而我们知道，“晏子”是别人对他的尊称，晏子不会自称“子”；“景公”是谥号，晏子死于景公之前，他根本不知道有此称呼。更何况，书中还记有若干晏子死后之事。这些都证明该书不是晏子本人所撰写。关于书名，古人著书，于书名素不甚讲究。例如《诗经》，原无定名，或称“诗”，或称“三百篇”；司马迁忍辱著书，精思巧构，意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却没想到为这部呕心沥血的传世巨著起个吸引眼球的书名，故世人通称“太史公书”。《晏子》一书，在

当时就不大可能有统一固定的名称，既记载晏子言行，人们或将它类同诸子如《老子》、《庄子》、《管子》、《荀子》等姑以“晏子”称之。至于“春秋”，原为编年史的通名，但也不尽然，如《吕氏春秋》、《李氏春秋》、《虞氏春秋》等等，均为记载个人言行之书，也称“春秋”，《晏子春秋》当属此类。所以司马迁谓之“晏子春秋”，而刘向、班固则谓之“晏子”。至于篇数，刘向整理为八篇，认为其中六篇合于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复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后人在传抄中，或根据个人理解，将这些篇目或合并删减，或拆分上下，遂有多种篇目版本。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本子，就是八篇（卷）二百一十五章，与刘向所言相同。

但有人认为，司马迁、刘向、班固所见的《晏子春秋》（或《晏子》），早已亡佚，现有的《晏子春秋》，是后人采掇晏子的事迹，依照刘向《叙录》所言体例伪作的，甚至怀疑是六朝人所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从书中所载之事推断。如讥讽晏子“三心”问题，今本《晏子春秋》的《问下》第二十九章记为梁丘据，《重而异者》第十九章记为高子，而《不合经术者》第三、四章又记为孔子。又如关于齐景公修路寝占人墓地问题，《谏下》第二十章记为逢于何，而《重而异者》第十一章则记为盆成适。再如今本《不合经术者》第四章记孔子到齐国，晏子讥孔子遭桓魋追杀、困于陈蔡之事，而史载此事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时，此时晏子已死。还有一条根据是，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说：“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所以在管仲的本传中载了一条《管子》中所没有的管仲论与鲍叔牙之交的“轶事”；以此推断，在晏子的本传中所载的关于赎越石父和荐御者为大夫的“轶事”，应当也是《晏子春秋》中所没有的，可是在今本《晏子春秋》中，这两条“轶事”都有，可见今本《晏子春秋》是司马迁所没见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也不难理解。从上述该书产生、传播的情况看，既然有各种不同版本，同一件事情，出现事实有出入、人物各不同的现

象,就都是极为正常的。这种现象即便在传播十分先进发达的现代社会,也还经常发生。且不说《晏子春秋》不是正式的史书,即使如《史记》这样的权威典籍,同一部书中,同一件事情,人物、地点、时间等有出入,也不乏其例。如关于孔子离鲁适卫的时间,《史记》中就有三说:《鲁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鲁》为鲁定公十二年,《卫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卫》为鲁定公十三年,而《孔子世家》则为鲁定公十四年。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权威史著尚且如此,又何必计较传说版本众多的《晏子春秋》呢?再说,即使真有三个人都讥讽过晏子有“三心”、齐景公修宫殿占了两个人的墓地,也不是不可能的。相反,这种同一事件“版本”不同的情况,正可证明是当时各种传说所记;如果是后人伪作,反倒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尤其是关于孔子陈蔡之事,早有史书明确记载,后人如要伪作,更不可能记成在晏子生前。而关于司马迁的“轶事”问题,如前所论,他所看到的只是众多版本中的一种,其中可能就没有赎越石父和荐御者为大夫之事,所以他视为“轶事”。当然也可能这两则是后人增补的。《晏子春秋》虽经刘向整理修订,但是当时既没有如今天这样的印刷术,也没有像“石经”那样不可改动的官定权威版本,《晏子春秋》即便成书,此后也依然全靠手抄转写流传,其间附益删改、分合挪动,也在所难免,但基本上大局已定,断不至于面目全非。依据法律“无罪推定”原理,若无确凿证据,仅凭个别内容有出入,就断定原书已佚、今本为后人伪作,缺乏说服力,难以成论。至于认为作伪者为六朝人的说法,更不见任何根据,只凭“词气”不如、“其文浅薄过甚”之类随便怀疑,更是浅薄之论,不足为信。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晏子春秋》列为儒家之首,则认为此书体现的是儒家思想。唐代柳宗元则认为当属墨家。他在《辩〈晏子春秋〉》中说:“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

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之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此后，属儒属墨，争辩不休。还有人主张列入小说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将其列入史部传记类。这些说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片面性。我们先说历史上的晏子。关于先秦学术“九流十家”之说，是汉代司马谈、刘歆的总结，刘歆、班固在著录先秦典籍时，遂将各书分别纳入既定的“九流十家”框架中。其实，这些诸子流派，在先秦并非骤然形成、壁垒分明。晏子生活在春秋后期，比孔子还略早些，那时，各家思想都只是开始萌芽，尚未形成明显的界限，有些主张，各家共有，有些差别之处，也往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所以那时人们的一些言论主张，同时带有后来各家的色彩，是很正常的。而晏子，从他的生平活动看，一生相齐，从事的是十分具体的辅佐君王、治理齐国的政治、外交活动，是个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思想家不同。思想家如孔子孟子，不事实务，毕生追求远大的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往往失败，思想则成为政治家的工具；而政治家，讲求实际、崇尚功利，善于把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化为治国安邦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工具，是不拘一格的，不管哪家哪派，有利则用，无利则否，杂各家之道而用之，那么他们某些主张或行为与各家思想有共同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再说《晏子春秋》。书中的晏子，又不等同于历史上真实的晏子。书中的晏子，如主张爱护百姓，重视民心，廉洁节俭，减赋省刑，任贤用能等等，应当说是各家共有的，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开明进步的人们的共同愿望。战国之时，儒、墨两家同为“显学”，势力较强。对于晏子这样一位人人称颂的贤相名臣，谁都乐于和他“沾亲带故”，因此在传颂时也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强化其本学派的色彩，于是有些篇章中就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或墨家倾向，引用孔子或墨子称颂的话，这正是本书的形成过程与性质使然，不宜单凭某些内容就认为属于哪一家。

今本《晏子春秋》一书，共八卷，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内篇即刘向所谓“合于六经之义”者，有六卷：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篇即刘向所谓“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共两卷：重而异者、不合经术者。全书共二百一十五章，各章长者数百字，短者几十字。这些篇章，既有历史上真实的晏子的言论事迹，又杂合了大量民间传说，记载了人们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塑造了晏子这位正直贤明、堪称楷模的杰出政治家的形象。

书中晏子表达的政治主张主要有：

重民爱民。自商末周初以来，人们就逐渐认识到“民”对于“天下”的重要性。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乃至孟子的千古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民本”思想越来越成为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共识。这种思想贯穿在《晏子春秋》整部书中，不但体现在绝大部分篇幅里，而且还是其他思想内容的出发点。他和晋国的叔向交谈中，说道：“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问下第二十二）因此他主张“先民而后身”（问下第四）。当一位老人祝愿“使君无得罪于民”而引起齐景公不快时，晏子谏道：如果君主有罪于百姓，将有谁来治呢？我斗胆问一句，夏桀、商纣王，是被君主杀的呢？还是被百姓杀的呢？（谏上第十三）

先秦民本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把“民心”与“天意”联系起来，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秦誓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秦誓下》）。当然，这个“民”的概念是有特定的时代政治内涵的，但随着社会的变革，民本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到了晏子的时代，它基本上是指广大的平民百姓了。《晏子春秋》有几处记载齐景公想通过祭祀祈祷去祸消灾，晏子都劝谏他要重在得人心，鬼神才保佑，否则祈祷是无用的。如有一次，景公久病不愈，怪罪于祝祷者，想杀了他们以取悦上帝，晏子借题发挥，指出如果祝祷有益，那么诅咒

也必然有损，景公的一贯昏庸残暴行为，已招致天怒人怨，如今举国上下，“此其人民众矣，百姓之咎怨诽谤、诅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诅，两人祝，虽善祝者不能胜也。……上帝神，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谏上第十二）。说得合情合理，令景公心悦诚服。当然这并不是说晏子完全不信天命鬼神，而是他能把民心放在天意之上，规劝统治者重视民心，这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作为政治家，这种重民爱民思想当然要体现在具体措施上。春秋末世，统治者穷奢极欲而横征暴敛、征役无度，是普遍的现象。齐景公生活奢华，宴饮无度，还多次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室，沉重的赋税徭役，使老百姓不堪重负，更逢天灾，野有饿殍，道有乞儿。晏子经常对景公直言劝谏，告诫他：“不以饮食之辟害民之财，不以宫室之侈劳人之力；节取于民，而普施之；府无藏，仓无粟。”（问上第七）并警告景公：如果“厚藉敛于百姓，而不以分馁民”，最终会导致“百姓必进自份也”。（谏下第十九）有一年，齐国连日大雨成灾，“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而景公却只顾个人享乐，到处招募歌手，不体恤百姓。晏子一方面拿出自己家中的粮食车具捐助百姓，一方面对景公语重心长，陈情劝谏，并揽过自责。说服了景公后，又细致具体地安排、落实赈灾事宜。（谏上第五）晏子还主张轻罚省刑，反对滥杀无辜。齐景公好施刑罚，动辄杀人，他心爱的槐树被人碰伤了，竹子被人砍了，捉的鸟被人吓飞了，工程未能如期完成，等等，他都要杀人，以至于“拘者满圉，怨者满朝”（谏下第一），晏子每每极力劝谏，指出：“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暴，崇玩好、威严拟乎君谓之逆，刑杀不称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也。”（谏下第二）告诫景公应当“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问上第十七）。有一次，他与景公因换房问题谈到市场物价，借题发挥，针对景公滥施酷刑，许多人被砍了脚的情况，告诉景公，现在市面上鞋子便宜，而假腿很贵，于是“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杂下第二十一）。

以礼治国。古人的所谓“礼”，简单说来，就是用以调节社会矛盾，维护宗法制度、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典章制度。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因此也就需要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伦理规范、典章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否则社会就会混乱无序，治理成本就要大大增加。但由于其稳定性，也必然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出不合理，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它的稳定性就会制约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于是这个“礼”就需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作相应的调整。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他对于传统礼制，既主张继承，反对彻底砸烂；也主张发展，反对一成不变。而他与晏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礼崩乐坏”的大变革时期。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其进步性毋庸置疑。但也因此带来了新的社会失衡，新的矛盾激化，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从春秋到战国，列国兼并愈演愈烈，把百姓拖进深重的战争苦难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于那些以变革为名，摆脱传统礼制的约束，制造混乱，为所欲为，祸国殃民，则在任何时代都是逆流，与变革毫不沾边。所以孔子对“礼崩乐坏”痛心疾首，向往礼治仁政，固然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并非要“开历史倒车”，回到西周时代；而是强调稳定有序，把“仁”的精神体现在“礼”的制度中，推广到天下百姓身上。这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体现了一种崇高博大的仁者胸怀。晏子是政治家，不能与孔子相比，但他的以礼治国的主张，与孔子思想是相通的。他经常以齐国的前辈明君贤相齐桓公、管仲的事迹教育景公，但对他们的某些行为也每有微词。当时齐国正面临“田氏代齐”的局面，但他并未对田氏大张挾伐，而是冷静理智地分析了田氏施惠于民、深得人心和公室骄横暴虐、民怨沸腾的事实，指出：“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问下第十七）由此可见，他对于田氏的所作所为，理智上还是赞许的。当然，以其大夫的贵族身份和相国的职业道德，他也希望姜氏公室不被取代，因此当景公问他“奈何”时，他说：

“维礼可以已之。”并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重而异第十五）似乎他在维护旧礼制，想以礼来限制田氏，以维护公室统治，但这是有前提的。他希望景公能重民爱民，减少赋税，轻罚省刑，施惠于民，田氏能做到的，景公也做到了，苟如是，对于齐国、百姓来说，于姜氏田氏何择焉？如果再加上这些礼治措施和结果，岂不是比田氏更高明吗？当然，他深知这些不能实现，所以他多次明确表示，田氏代齐，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开明进步之处。即便如此，他还是以政治家的务实执著精神，处处坚持以礼治事，以礼治国。齐庄公崇尚勇力，不行礼义，导致勇力之士，横行无忌，晏子则指出，勇力必须以礼义为前提，否则将导致国家衰败灭亡。（谏上第一）齐景公豢养了三位勇士，但他们勇力无比却不知礼义，晏子认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必须设计除掉。（谏下第二十四）齐景公厌倦了礼的约束，想在饮酒时放松一下，让群臣不拘礼节；而晏子则视礼为大事，劝谏景公：“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礼，不可无也。”可是景公不听，于是晏子有意对景公无礼，让景公亲自体验一下君臣无礼的后果。（谏上第二）甚至在行为细节上，如景公在打猎休息时，直接坐在地上，晏子则拔草为席，并劝谏景公不可直接坐地，其实是教育景公，哪怕是在随便的场合、日常小事上，也要依礼而行，不可轻慢忽略。（谏下第九）

任贤去佞。在齐国，当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以管仲为相，遂成霸业，成为千古佳话。晏子经常以此教育景公，要重用贤人，不要偏爱谗佞之徒。齐景公的宠妾死了，他连日廝守，不让安葬，晏子以“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竖刀而灭”为训，批评景公不该“薄于贤人之礼，而厚

嬖妾之哀”(谏下第二十一)。景公认为桓公也有穷奢极欲、纵酒好色等毛病，晏子告诉他：“昔吾先君桓公，变俗以政，下贤以身。管仲，君之贼也，知其能足以安国济功，故迎之于鲁郊，自御，礼之于庙。异日，君过于康庄，闻宁戚歌，止车而听之，则贤人之风也，举以为大田。先君见贤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问下第二)景公打猎看到了虎和蛇，以为不祥，晏子告诉他，国家最大的不祥是：“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谏下第十)而对于人材，还要善于使用，“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就是说，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而要“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问上第二十四)一个贤明的国君，“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同上)，而昏君最常犯的毛病，恰恰就是偏爱小人，信任谗佞。《晏子春秋》中就有一个人经常出现的人物梁丘据，景公认为他对自己有求必应，就是“忠且爱我”，因此对他最为宠爱；晏子分析指出，梁丘据的所谓忠和爱，其实是阻塞群臣、蒙蔽君王的小人行为。(谏下第二十二)景公认为梁丘据与自己最“和”，晏子指出，像梁丘据那样，只是“同”，而不是“和”。所谓“和”，就好比是烹调和音乐，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声音，相互和谐，才能有美味的食物、美妙的音乐。君臣之间也是这样，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谐共处。而像梁丘据那样，对景公阿谀奉承，附和苟同，那就是毫无原则的“同”，是不可取的。(重而异第五)对于这样的谗佞小人，晏子形象地比喻为“社鼠猛狗”。土地庙中的老鼠，作恶为祸，人们想要除掉它，但它寄居在神像里，人们投鼠忌器；酒店的酒虽好，但主人家的狗守在门外，谁也不敢靠近。这些谗佞小人就是这样，仗势弄权，为非作歹，蒙蔽君王，但因为有了君王的庇护，谁也奈何不得，因此是国家最大的祸患。(重而异者第十四)

值得重视的是，晏子对国君的批评谏，提出的许多主张，自己就是身体力行者。他主张爱民，轻赋省刑，反对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自己

也清廉节俭、克己奉公。书中多处描写他饮食粗劣，衣着简朴，车马破旧。景公多次要给他封赏，他表示不以贫困为憾，而以贫困为师，谢绝了景公的封赏；（杂下十七）为乱的大夫庆封逃亡后，人们瓜分了他的财产，也分给晏子一些食邑，晏子不肯接受，他说，人的欲求不能充分满足，富贵要有限度，过于充分、超过限度，就要走向反面，导致灭亡。（杂下十五）他家住房低小潮湿嘈杂，景公要把它换了，他却借题发挥，谈到“踊贵而屨贱”问题，劝谏景公不要滥施酷刑；（杂下二十一）齐景公趁晏子出使时，把他邻居的房子拆了以扩大他的住宅。晏子认为这是侵犯了邻居的利益，坚决不居住，并要求恢复邻居的住宅。（杂下二十二）景公见他上朝时乘坐的是破车劣马，便派梁丘据给他送去豪华的车马。晏子几番推辞，告诉景公，自己是百官之长，如果带头奢侈，就无法禁止下属和百姓中的奢靡现象了。（杂下二十四）当他告老时，坚持要把封邑车马退还朝廷。（杂下二十八）而当齐国连日大雨，百姓饥寒交迫时，他一方面拿出自己家中的粮食车具捐助百姓，一方面对景公陈情劝谏，并揽过自责，又细致具体地安排、落实赈灾事宜。（谏上第五）他身为大国之相，却谦虚谨慎，善于反躬自省。景公要把伤了槐树的平民治罪，民女以甘为小妾为名求见晏子，晏子却从“老而见奔”中觉得其中必有冤屈，亲自过问，劝谏景公宽赦伤槐者。（谏下第二）还有个女子想做晏子的小妾，晏子以此反省，认为自己身负治国重任为民做主，却有女人前来私奔，说明自己一定有好色的表现，行为上有不廉正之处。（不合经术者第十一）至于他日常的举止态度，总是“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使自以为得志而趾高气扬的车夫也变得谦虚自制。（杂上第二十五）他主张以礼治国，强调君臣大义，任人唯贤，和而不同，在行为上也堪称贤相良臣的楷模。他先后侍奉齐灵公、庄公、景公，“以一心事三君”，忠心耿耿，但他始终坚持道义原则，不苟合阿从，不愚忠。整部《晏子春秋》，记录的多是他对君王的劝谏告诫、面折廷争的故事，有时甚至一日三谏；即使被罢辞官，“东耕海滨，堂下生藜藿，门外生荆棘”（重而

异者第二十二),也在所不顾。他认为,作为人臣,“君顺怀之,政治归之;不怀暴君之禄,不居乱国之位。君子见兆则退,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君偕亡”(重而异者第十六)。齐庄公荒淫,为大夫崔杼所杀,晏子认为他不是为国家,而是为私事而死,所以他既不陪死,也不逃亡,也不回家,但还是以礼吊唁了庄公而去。(杂上第二)崔杼杀了庄公后,与另一大夫庆封共同拥立景公,并劫持了齐国的将军大夫,胁迫他们结盟。晏子不畏强暴,宁死不从。(杂上第三)至于他自己用人,也要求对方也和自己一样正直不阿。他有个管家,因为三年从未批评纠正过他的过失,他就把这个管家辞退了。(杂下第二十三)在这方面,书中个别篇章则有些败笔。如《谏下第五》写齐景公趁晏子出使时,大兴土木修建高台。晏子回来后,饮酒悲歌,劝谏景公停止工程;然后故意鞭打责骂民工,把百姓的怨恨引到自己身上,把停止工程之事完全归功于景公,以此树立和维护景公的威望。这就有点“过”了,似乎不像是晏子该有的行为。再如《杂下第七》写晏子为景公抚摩毒疮,并回答景公的问话,说毒疮热得像太阳,颜色像青玉,大小像玉璧,裂开像玉版。作者的意图可能是为了体现晏子的善于应对,言辞美妙,但其内容本身,却活画出一副谀臣的嘴脸,令人作呕。

晏子讽谏应对,善序事理,抓住关键,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故往往使对方唯有称善。如景公说,人要是不死多快乐,晏子说如果这样,那快乐也是古人的,根本轮不到您。(重而异第四)士人逢于何想让亡母与早死的亡父合葬,但亡父之墓在景公殿墙下。景公以自古没有把死人葬在国君宫殿之下为理由,拒绝逢于何的请求;而晏子讽谏景公,那是因为古代君王宫殿很简朴,不侵占百姓的坟地,并趁机批评了景公大兴土木侵害百姓的行为。(谏下第二十)齐国大旱,齐景公想祭祀山神河神以求雨。晏子说,大旱之时,山、河自身更想得到水,祭祀它们有什么用呢?(谏上第十五)还有上文提到的“一心三君”、祝祷无益,等等。他还善于因势利导,借题发挥。齐景公想伐宋,途中梦见两个人,晏子

就趁机把话题扯到宋国的祖先、商代贤君良相商汤和伊尹上去，劝谏景公不要伐宋。（谏上第二十二）景公要给他换房子，他却从房子引到市场，谈到“踊贵而屦贱”，劝景公不要滥施酷刑。（杂下第二十一）晏子有时还善于逆向推理，正话反说。景公饮酒无度，大臣弦章劝谏不听，晏子说：“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谏上第四）景公的爱马死了，景公要杀养马人，晏子数落了养马人的三大“罪状”，批评景公重马轻人的不仁之心，并指出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谏上第二十五）在外交场合，晏子更是从容应对，机智善辩。晏子使楚，楚人欺他矮小，让他从狗洞进去，他说：出使狗国，才从狗洞进出；楚王问他，齐国怎么派您这样的人出使，他答道：因为我最不肖，所以只能出使楚国。（杂下第七）楚王佯称捉到一个在楚国为盗贼的齐国人，想以此羞辱晏子和齐国。晏子以橘、枳为喻，推出“楚之水土使民善盗”的结论，回敬了楚王。（杂下第八）这些应对，不但机智，而且幽默。其他诸如与景公游牛山以许愿娱乐（不合经术者第八）、与景公关于东海之枣的佯问佯答（不合经术者第十三），等等，虽在内容上“不合经术”，但也饶有趣味。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晏子春秋》可谓别具一格。虽然多为对话问答形式，但也略有故事情节，其中晏子和齐景公的形象，尤为鲜明。晏子的廉洁奉公、善序事理、机智幽默，已如上文所言。而齐景公，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亲近小人，愚蠢昏庸，但他心地还算善良，又能纳谏，与其他昏君又有所不同；对于晏子的批评讽谏，他每每言听计从又屡教屡犯，就像是一个无知任性的老顽童，令人觉得可恨可悲之余，又有几分可爱之处。书中有些篇章，描写生动，情节性强，人物形象也较鲜明。如著名的“二桃杀三士”，写晏子要除掉三位勇士，便利用他们好强自负又爱面子的弱点，让景公用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吃桃，使他们先后自杀。三勇士论功时，又突出古冶子河中杀鼉的夸耀，绘声绘色，十分精彩。（谏下第二十四）崔杼之祸，先写晏子被齐庄公收回爵禄，他先叹气后笑；崔杼杀了庄公，他先后与随从、崔杼关于死、逃、归的对话；最后写

他吊唁庄公的过程,以及崔杼对他的评价,故事情节完整,人物个性鲜明。(杂上第二)下面一篇写崔杼逼晏子结盟(杂上第三),也是这样。此外还有为触槐之民伸冤(谏下第二)、北郭骚之死(杂上第二十七)、赎越石父(杂上第二十四)、荐御者为大夫(杂上第二十五)、景公半夜饮酒三家(杂上第十二)、晏子两治东阿(杂上第四),以及上文提及的智对楚王等等,都很有故事性,从中也可见这些故事有很强的民间传说色彩,具有小说的特性。

《晏子春秋》元代有刻本,八卷,二百一十五章,为明代活字本的祖本,但已亡佚。现可见到的最早版本,有明代活字本,如《四部丛刊》影印本,标明“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明活字本景印”。此外,明、清还有许多刻本、抄本。由于翻刻、传抄,文字多有出入,清代以后,有许多学者进行校注,如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苏舆《晏子春秋校注本》、刘师培《晏子春秋斟补定本》等等。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以元本为主,辅以孙本,参考孙、卢、黄藏诸本,并江南图书馆藏明活字本,料简短长,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复审校,宜求其安而后已”(《晏子春秋校注凡例》),并兼采前人校注,本人又加按语评注,十分精到。此书被收入中华书局《诸子集成》。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正文沿用湖南思贤书局苏舆校本,繁体直排,新式标点。所参考的版本和前人的校注近七十种,并出校记,又加本人按语。书前有《序言》,对《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和编作者、思想内容及学派、艺术特征等作了全面介绍并提出自己观点,还有《晏子春秋版本及笺校书目》;书后有《附录》,包括《晏子春秋佚文》、《晏子集语》、《晏子事迹》、《有关晏子学说学派讨论》、《有关晏子春秋考辨》、《晏子春秋重言重意篇目表》等六种,资料完备,见解独到,被收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张、吴二书,是研究《晏子春秋》最重要的著作。此外,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整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此后,参加这项工作的骈宇騫先生“据简本《晏子》与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进行

详细校勘，并参校了其他有关文献，对于其中不同之处，笔者尽量指出它们的得失，对于简本中的古字难字也力争加以诠释，撰为《（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十八章”。该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本书原文全采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文字，但改繁体为简体。断句大体沿用，但有些地方根据本人理解略有调整。注释部分，参考前人今贤的大量研究成果，力求精要准确；同一词目，前文已注，但若间隔较远，考虑到读者的实际阅读情况，也酌情重复注释。今译部分，尽量直译，以免去原书本意太远；后求通顺，让读者能大体看懂。以上事务，均由本人承担。由于本人学疏才浅，孤陋寡闻，定有不少谬误不当之处，恳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汤 化

2011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卷一 内篇谏上第一	1
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	1
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	4
景公饮酒醒三日而后发晏子谏第三	8
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第四	10
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第五	12
景公夜听新乐而不朝晏子谏第六	19
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第七	22
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第八	25
景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晏子谏第九	28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谏第十	33
景公欲废適子阳生而立荼晏子谏第十一	35
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第十二	39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逊晏子谏第十三	44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谏第十四	46
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第十五	50
景公贪长有国之乐晏子谏第十六	53
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晏子谏第十七	56

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第十八	58
景公游寒涂不恤死背晏子谏第十九	62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谏第二十	65
景公异莢惑守虚而不去晏子谏第二十一	67
景公将伐宋瞽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谏第二十二	70
景公从政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	74
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第二十四	77
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第二十五	79
卷二 内篇谏下第二	82
景公藉重而狱多欲托晏子晏子谏第一	82
景公欲杀犯所爱之槐者晏子谏第二	86
景公逐得斩竹者囚之晏子谏第三	92
景公以持治之兵未成功将杀之晏子谏第四	94
景公冬起大台之役晏子谏第五	96
景公为长康欲美之晏子谏第六	100
景公为邹之长涂晏子谏第七	102
景公春夏游猎兴役晏子谏第八	105
景公猎休坐地晏子席而谏第九	108
景公猎逢蛇虎以为不祥晏子谏第十	110

景公为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第十一	112
景公为泰吕成将以燕飧晏子谏第十二	113
景公为履而饰以金玉晏子谏第十三	115
景公欲以圣王之居服而致诸侯晏子谏第十四 ...	118
景公自矜冠裳游处之贵晏子谏第十五	122
景公为巨冠长衣以听朝晏子谏第十六	126
景公朝居严下不言晏子谏第十七	128
景公登路寝台不终不说晏子谏第十八	130
景公登路寝台望国而叹晏子谏第十九	133
景公路寝台成逢于何愿合葬晏子谏而许第二十	137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谏第二十一	142
景公欲厚葬梁丘据晏子谏第二十二	147
景公欲以人礼葬走狗晏子谏第二十三	150
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第二十四 ...	152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与之图国晏子谏第二十五	157
卷三 内篇问上第三	159
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时耶晏子对以行也第一 ...	159

庄公问伐晋晏子对以不可若不济国之福第二	162
景公问伐鲁晏子对以不若修政待其乱第三	165
景公伐棠胜之问所当赏晏子对以谋胜禄臣第四	167
景公问圣王其行若何晏子对以衰世而讽第五	169
景公问欲善齐国之政以干霸王	
晏子对以官未具第六	173
景公问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业	
晏子对以不能第七	177
景公问莒鲁孰先亡晏子对以鲁后莒先第八	181
景公问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第九	185
景公问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对以当辞罪而无求第十	188
景公问古之盛君其行如何	
晏子对以问道者更正第十一	191
景公问谋必得事必成何术	
晏子对以度义因民第十二	194
景公问善为国家者何如晏子对以举贤官能第十三	198
景公问君臣身尊而荣难乎晏子对以易第十四	201

景公问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对以六说第十五	204
景公问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对以三者第十六	207
景公问贤君治国若何晏子对以任贤爱民第十七	209
景公问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对以先行义第十八	211
景公问忠臣之事君何若	
晏子对以不与君陷于难第十九	213
景公问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对以不与君行邪第二十	215
景公问佞人之事君何如	
晏子对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217
景公问圣人之不得意何如	
晏子对以不与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220
景公问古者君民用国不危弱	
晏子对以文王第二十三	223
景公问古之莅国者任人如何	
晏子对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225
景公问古者离散其民如何晏子对以今闻公令	
如寇讎第二十五	227

景公问欲和臣亲下晏子对以信顺俭节第二十六	229
景公问得贤之道晏子对以举之以语 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232
景公问臣之报君何以晏子对以报以德第二十八	234
景公问临国莅民所患何也 晏子对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236
景公问为政何患晏子对以善恶不分第三十	238
卷四 内篇问下第四	240
景公问何修则夫先王之游晏子对以省耕实第一	240
景公问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对以下贤以身第二 ...	243
景公问欲速桓公之后晏子对以任非其人第三 ...	246
景公问廉政而长久晏子对以其行水也第四	248
景公问为臣之道晏子对以九节第五	250
景公问贤不肖可学乎晏子对以强勉为上第六 ...	252
景公问富民安众晏子对以节欲中听第七	254
景公问国如何则谓安晏子对以内安政外归义第八	255

景公问诸侯孰危晏子对以莒其先亡第九	257
晏子使吴吴王问可处可去晏子对以视国治乱第十	258
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晏子对以先民后身第十一	261
晏子使鲁鲁君问何事回曲之君 晏子对以庇族第十二	263
鲁昭公问鲁一国迷何也晏子对以化为一心第十三	266
鲁昭公问安国众民晏子对以事大养小 谨听节敛第十四	268
晏子使晋晋平公问先君得众若何 晏子对以如美渊泽第十五	270
晋平公问齐君德行高下晏子对以小善第十六 ...	274
晋叔向问齐国若何晏子对以齐德衰 民归田氏第十七	276
叔向问齐德衰子若何晏子对以进不失忠 退不失行第十八	282
叔向问正士邪人之行如何 晏子对以使下顺逆第十九	284

叔向问事君徒处之义奚如	
晏子对以大贤无择第二十	287
叔向问处乱世其行正曲晏子对以民为本第二十一	
.....	291
叔向问意孰为高行孰为厚	
晏子对以爱民乐民第二十二	293
叔向问嗇吝爱之于行何如	
晏子对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295
叔向问君子之大义何若晏子对以尊贤	
退不肖第二十四	297
叔向问傲世乐业能行道乎	
晏子对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299
叔向问人何若则荣晏子对以事君亲忠孝第二十六	
.....	302
叔向问人何以则可保身晏子对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	304
曾子问不谏上不顾民以成行义者	
晏子对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306
梁丘据问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对以一心	
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	308

柏常骞问道无灭身无废晏子对以养世君子第三十	310
卷五 内篇杂上第五	312
庄公不说晏子晏子坐地讼公而归第一	312
庄公不用晏子晏子致邑而退后有崔氏之祸第二	314
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晏子不与第三	317
晏子再治阿而见信景公任以国政第四	321
景公恶故人晏子退国乱复召晏子第五	324
齐饥晏子因路寝之役以振民第六	326
景公欲墮东门之堤晏子谓不可变古第七	328
景公怜饥者晏子称治国之本以长其意第八	330
景公探雀馘馘弱反之晏子称长幼以贺第九	332
景公睹乞儿子涂晏子讽公使养第十	334
景公惭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称直请赏之第十一	335
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称不敢与第十二	338
景公使进食与裘晏子对以社稷臣第十三	341
晏子饮景公止家老斂欲与民共乐第十四	343
晏子饮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称诗以辞第十五	344

- 晋欲攻齐使人往观晏子以礼待而折其谋第十六
 346
- 景公问东门无泽年谷而对以冰
 晏子请罢伐鲁第十七 349
- 景公使晏子予鲁地而鲁使不尽受第十八 351
- 景公游纪得金壶中书晏子因以讽之第十九 354
- 景公贤鲁昭公去国而自悔晏子谓无及已第二十
 356
- 晏子使鲁有事已仲尼以为知礼第二十一 358
- 晏子之鲁进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 360
- 曾子将行晏子送之而赠以善言第二十三 362
- 晏子之晋睹齐累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第二十四
 365
-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损晏子荐以为大夫第二十五
 369
- 泚子午见晏子晏子恨不尽其意第二十六 371
- 晏子遗北郭骚米以养母
 骚杀身以明晏子之贤第二十七 373
- 景公欲见高纠晏子辞以禄仕之臣第二十八 376
- 高纠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第二十九 377
- 晏子居丧逊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379

卷六 内篇杂下第六	381
灵公禁妇人为丈夫饰不止晏子请先内勿服第一	381
齐人好穀击晏子给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383
景公瞽五丈夫称无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384
柏常骞禳泉死将为景公请寿晏子识其妄第四	386
景公成柏寝而师开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390
景公病水蓍与日斗晏子教占蓍者以对第六	392
景公病痲晏子抚而对之乃知群臣之野第七	395
晏子使吴吴王命侯者称天子晏子详惑第八	398
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第九	400
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橘第十	402
楚王飧晏子进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404
晏子布衣栈车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饮酒	
请浮之第十二	405
田无宇请求四方之学士晏子谓君子难得第十三	409
田无宇胜栾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412

- 子尾疑晏子不受庆氏之邑晏子谓足欲则亡第十五
 415
- 景公禄晏子平阴与槁邑晏子愿行三言以辞第十六
 417
- 梁丘据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将封
 晏子辞第十七 420
-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422
-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无宇致封邑
 晏子辞第十九 425
-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辞邑
 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427
-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辞以近市得所求
 讽公省刑第二十一 429
- 景公毁晏子邻以益其宅
 晏子因陈桓子以辞第二十二 432
- 景公欲为晏子筑室于宫内
 晏子称是以远之而辞第二十三 434
-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恶欲内爱女
 晏子再拜以辞第二十四 436

景公以晏子乘弊车弩马使梁丘据遗之	
三返不受第二十五	438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贫	
晏子称有参士之食第二十六	440
梁丘据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据	
以常为常行第二十七	442
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第二十八	
.....	443
晏子病将死妻问所欲言云毋变尔俗第二十九 ..	446
晏子病将死凿楹纳书命子壮而示之第三十	447
卷七 外篇重而异者第七	449
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第一	449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谏第二	452
景公梦见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谏第三	455
景公问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谏第四	457
景公谓梁丘据与己和晏子谏第五	459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谏第六	463
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第七	465
景公见道殣自惭无德晏子谏第八	471
景公欲诛断所爱楮者晏子谏第九	474

景公坐路寝曰谁将有此晏子谏第十	476
景公台成盆成适愿合葬其母晏子谏而许第十一	479
景公筑长床台晏子舞而谏第十二	485
景公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将加诛晏子谏第十三	486
景公问治国之患晏子对以佞人谗夫在君侧第十四	488
景公问后世孰将践有齐者晏子对以田氏第十五	491
晏子使吴吴王问君子之行 晏子对以不与乱国俱灭第十六	495
吴王问齐君僂暴吾子何容焉 晏子对以岂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496
司马子期问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 晏子对以不仁也第十八	498
高子问子事灵公庄公景公皆敬子 晏子对以一心第十九	499
晏子再治东阿上计景公迎贺晏子辞第二十	501
太卜给景公能动地晏子知其妄 使卜自晓公第二十一	504